

赵宗彪
木刻

二十四节气

谷雨：

风吹雨洗一城花

王 寒

节气真是个好东西，让无缝的时光变得像竹节一般，一节一节可以触摸得到。节气又像未盖严实的酒坛，光从字面上，就飘洒出不同时节的不同味道，让你一闻气味，就知道是杨梅酒、桂花酒还是番薯烧。同样是春，立春节气，是春天刚起了个头，到了春分，就有了比酒还要浓的春色。同样是雨，雨水节气时是一团又一团氤氲的水气，到了谷雨，一个“谷”字，把春天的这场好雨跟农事联系在一起。

谷雨时节，“萍始生，鸣鸠拂其羽，戴胜降于桑”。古人对节气的观察真是丝丝入扣，像最情深意切、最懂你的情人——到了谷雨，池塘里的浮萍开始生长，雨前茶开始采摘，布谷鸟儿啾啾整理新羽，不厌其烦地

催促着人们播种。这个时候，田野里生机一片，秧田如镜，秧苗初插、蚕豆满莢，耕田的老牛闷着头劳作，田垄里的紫云英开到尽头，是漫无边际的气势。青翠而油嫩的桑树上，有戴胜鸟跳上跳下。

鸟儿一到谷雨，就活泼多了，一天到晚唱个不停，一派花繁鸟喧的景致。张潮《幽梦影》中说：“春听鸟声；夏听蝉声；秋听虫声；冬听雪声；白昼听棋声；月下听箫声；山中听松风声；水际听内乃声；方不虚生此耳。”谷雨的鸟鸣，最是动人，鸟在树间、在花下、在林中，你也许看不到它们的身影，但耳边都是它们婉转悠长的清啼。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，谷雨时节，江南正是这般好光景。

每天一大早，就有鸟雀在赤龙山上婉转啾鸣，只为唤醒这四月的美景，那扑扑的拍翅声，惊醒了山上似睡非睡的花儿。谷雨时节，是人间四月天，女友写过一首诗，“这是我们执手的四月，这是我们盟约的四月。思念或者回忆，相见或者相爱，都是人间最美的季节。”多少爱情发生在四月，多少婚约缔结在四月，四月于她、于我，是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片断。

布谷鸟在泡桐树上歇脚，“布谷！布谷”一声声地叫着，重复着它古老而单调的歌谣。“花木管时令，鸟鸣报农时”，时令一到了谷雨，赤龙山上的布谷鸟，就像早已约好的故人，准时出现了。连叫声，也清脆响亮起来。布谷鸟也叫催耕鸟，“布谷鸟儿叫，种谷时间到”。其实不用布谷鸟催耕，江南的农家早就准备下田了。家乡农谚说过：“吃了谷雨饭，天晴落雨要出畈。”而北方的农民，此时却是“谷雨日，谷雨晨，茶三盏，酒三巡”，悠闲得很。同一个节气，南北之间，是不同的风物和风俗。谷雨时节，南方摘茶，北方食椿，南方看橘花，北方赏牡丹。

杜鹃鸟也时常露面，站在树梢上，一摇一晃，好像在显摆着好身手。得意时，啾啾地唱几句。阳台的花架上，有为小鸟搭的木屋，去年就有鸟儿定居，燕子也是来过的，还有珠颈斑鸠，来得最多的是麻雀，叽叽喳喳的，像饶舌的孩子，常扰人清梦。去年谷雨时，一只戴胜鸟飞到客厅来，戴胜鸟长得颇有几分姿色，头顶着五彩羽冠，全身

棕色，两翅和尾栗黑色，有棕白色横斑。它的小名有好几个，每个都很有趣，花蒲扇、山和尚、呼噜噜、咕咕翅、鸡冠鸟。

鸟儿还是好花匠。墙角有一盆三角梅，有一天，边上忽然多出棵五色椒，我清楚记得，自己不曾种过，想来是鸟儿吃了别地方的五色椒，把种子落在我家。五色椒结果时，有绿、白、紫、橙、红等颜色，像五彩珠子般，圆溜溜的招人爱。还有，我家阳台上的红花酢浆草、海棠花，也是来路不明的。这些花是谁种下的，大约只有山上的鸟儿知道。

谷雨时节，总要下几场雨。老话说。“清明要明(晴)，谷雨要雨。”谷雨这一天要下雨，才是丰收的好兆头。“谷雨阴沉沉，立夏雨淋淋。”节气好像血脉相通，谷雨时春雨连绵，立夏时也会下几场酣畅淋漓的雨，今年准有好收成。千百年来，节气、民谚与农事总是联系在一起，而城里人，说到节气，想到的多半是花事和食事，喝到一杯清口的雨前茶，未必会想到何时给茶树施肥，何时采摘茶叶，也很少会想到，每一个节气背后，对应的，是时序天况、自然风物，还有山川大地。

雨生百谷。谷雨有清雅的名字，是春天里一个滋润的节气，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二十四番花信风，以小寒时的梅花为始，以谷雨时的楝花为终。布谷催耕，风吹雨洗一城花，春天美得如同一个梦，梦醒后，就是立夏了。

画说三晋⑥

张壁古堡
魁星楼

萧刚 文/钢笔画

近期尝试以线为主的表现形式，勾勒中注意力多集中于主建筑的大结构与线条疏密穿插关系上，尽量保持观感特质。

我是被一部介绍古地道的纪录片吸引到张壁古堡的，未承想更多有价值的古建筑也在那里。古堡不算大，但有价值的素材极多，停下脚步，慢画细读，如同破谜。

画中魁星楼是古堡内重要的建筑，始建年代不详，重建于清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，楼内供奉魁星。

魁星楼位于八卦中的巽位，巽位在星象学中为光明之星。魁星是读书人的庇佑之神，大家都期望魁星点斗，博得功名。这虽然是一种主观愿景，但也让更多的人因此崇学。



纪实

方解：葶苈子、白茅根泻肺利水为君，能显著改善心肺功能衰竭；牡丹皮、生地黄清热凉血，能减轻肺部炎性渗出和预防DIC发生为臣，苦杏仁、白蔻仁、薏苡仁、茯苓、黄芩健脾利湿清热，调节免疫功能，促进炎性渗出吸收；太子参、麦门冬、五味子、茵陈一方面养心护肝，保护心肝功能，另一方面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中，发挥增效监督作用，共为佐使。

服药方法：上方水煎服，每日一剂，早晚分服，空腹为宜，每次150ml，5日为一疗程。

“君臣佐使”调遣完毕，王晞星如释重负。王晞星让郝淑兰把处方发给范梦柏，范梦柏看后无异议，刘光珍立即安排药房煎药。下午3点，熬好

的中药汤剂被送到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。

次日，两名重症患者开始服用。其时，刚从晋城转诊来一名危重症患者，李某，女，24岁，武汉返乡人员。2月3日，李某开始间断出现发热、伴胸憋气短，活动后加重，自行口服连花清瘟胶囊，肌注柴胡、安痛定，效果欠佳，体温最高37.9℃，查胸部CT提示双肺磨玻璃影。2月5日，采集咽拭子送检，提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，遂入院。住院期间，李某气紧，活动后加重，纳呆，大小便正常，舌红苔薄黄。查体温37.8℃，指脉氧85%，听诊两肺呼吸音粗，可闻及干湿啰音，诊断为新冠肺炎重症期。入院给予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抗感染，干扰素a-2b雾化，口服奥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48
赵树义 著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48
毕星星 著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

出了淡淡的鼻涕，化了脂粉，嘴唇上画出了一道轻轻的印痕。

演了戏以后，我和翠翠说话多了，说熟了，也说惯了，爱在一起说。上学一起走，下学一起玩，队里有时干活，也一起下田劳动。村里人看着这两个小男孩做伴儿，也是又奇怪又惊喜。

高头村的家戏有了这么一出娃娃戏，引得邻村的乡亲也留心了。以后几年，我们逢年过节在本村唱，也有被外村叫过去唱的，公社会演，有时也叫我们过去。有人看老把式演功夫戏，也有专看两个小演员，看个稀罕。

秋天了，我们到公社去演出，离我村大概五六里地。夜场，散戏就十点多了，大家收拾收拾，就

要很快回去。大队有一挂马车拉人行李。我和翠翠商量，我们都认识路，不想随大家了，我们自己走回去。

秋天的夜空，月色无皎洁。大地静了，朦朦胧胧掩映在无边的月色里。路两边都是庄稼，玉米已经一人高了，天花挂起粉絮，翠绿的青纱帐连着片，散发出成长的青春气息。苜蓿地里，蔓丝纠缠，紫色的、白色的细碎的花儿，轻轻地摇曳。醉人的香味弥漫着，随风沁过来。露水一上来，蚂蚱的翅膀软了，吱吱吱，叫得弱了。蟋蟀倒是不怕早晚，放声地唱。不涉世的小小少年，就在这秋光里散漫地走路。

熟悉的田野，熟悉的家乡，不怕夜路。

随笔